

從居屋看兩代價值觀

□馬億洋



「八十後」成長的時期，香港回歸中國已成定局，「八十後」將香港視為自己的家園，看見自己家園的問題越來越多，「八十後」不得不抗爭，故要求有一幢自己物業的心顯得更為迫切。然而，香港要達致真正的幸福，必須靠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而不是共同埋怨。

上一代與「八十後」分別代表着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上一代普遍認為「你不開心，就只得怪自己」，不少「八十後」卻認為「我不開心，應該怪政府」。但「八十後」是香港的未來所繫，其價值觀將直接影響香港的未來，這種價值觀對於香港而言是健康的嗎？

「能令我極眷戀的家有嗎？」「沒有！沒有！沒有！」香港的這些「八十後」會這麼回答。這段歌詞節錄自本地歌手泳兒的作品，題為《送我一個家》。「八十後」聽到這個歌名，想必非常認同，「對啊！特區政府，請送我一個家！」

兩代價值觀不同

可是，上一代聽到這種論調，就會群起而攻之。在一個以市民置業問題為主題的研討會中，我親眼見證一位「六十後」仁兄「中氣十足」地指責「八十後」：「我當年先住徙置區，然後住公屋，辛勤工作先至儲到一筆錢購買私樓；你地點解要偷步！?做乜要偷步!？」

人人都希望有一個安穩的家，但是對於如何達到這個理想，上一代和「八十後」卻有不小的分歧。前者認為要自置物業，應該靠「自食其力在發力」（《Victory》李克勤唱，陳少琪詞）；後者認為政府應該「請送我一個家」（《送我一個家》），如果不復建居屋，代表政府沒有盡其責任。

在呂大樂教授所著的《四代香港人》中，將「戰後嬰兒」一代描述為「真心相信（甚至擁戴）競爭」的一代，他們認為競爭是一種意識形態，「勝者覺得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憑個人實力和努力所爭取到手，都是應得的……優勝劣敗，誰都沒有欠了誰」，就算連競爭中的失敗者，也「覺得競爭乃天經地義」。這是因為在戰後嬰兒出生時，香

港人崇尚大家庭觀念，一家七八九十口絕不為奇，加上當時社會經濟資源比較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比較少；因此，戰後嬰兒一代除了要與家庭內的兄弟姊妹爭，還要與社會上其他人競爭，當然視競爭為「皇道」。

相反，到了「八十後」這一代，家庭「體積」變得越來越小，與「八十後」一代競爭的人大大減少，香港社會亦漸漸富裕起來，社會提供予「八十後」的機會比上一代的多得多。例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可以讀大學的人只佔百分之三，現在卻有百分之十八，政府、企業中高職位也在增多。在香港「八十後」這一代，競爭的人減少，競爭的激烈程度亦減少，因此造成「八十後」未必將競爭視為核心要務。

上一代努力競爭

除了經濟因素，對於香港的看法，亦造成上一代與「八十後」之間意識形態的差異。上一代成長的時候，香港仍是經歷着英國的殖民管治，對他們來說，香港並不是「我們」的地方，而是「英國人」的地方，香港人無論多麼努力亦不能當家作主，再加上他們親眼見證着八十年代的移民潮，在在反映着香港只是一個棲身之所，而不是家園，因此對於香港的歸屬感是比較弱的（當然上一代中也有將香港視為真正家園的人）。

反之，「八十後」成長的時期，香港回歸中國已成定局，香港人終於可以當家作主，加上「八十後」在香港土生土長，對於移民潮又未有非常深刻的體會，自然將香港視為自己的家園。因此，看見自己家園的問題越來越多，例如貧富懸殊、司法不公、遺棄集體回憶等，「八十後」認為不得不出來抗爭。

上一代崇尚競爭，因此即使未能自置物業，他們也會視之為優勝劣敗的結果、怨不得人，加上他們對於香港的歸屬感沒有「八十後」般強，即使沒有物業也沒有所謂。「八十後」就不同了，由於成長時

期盡享優渥，比起上一代沒那麼樂意競爭，沒有自置居所就要政府給予；他們既然將香港視為自己的家園，在這個家園內安穩穩地生活，是順理成章的事，故要求有一幢自己物業的心顯得更為迫切。

新一代太多埋怨

「八十後」這種價值觀對於香港而言是健康的嗎？

先讓我們來審視一下香港未來的形勢。知識經濟是未來的大趨勢，知識經濟講求的是科技的開發，而且「變幻原是永恆」，所有人、企業、經濟體、政府全部都要不斷迅速創新，才不至於被淘汰。香港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一年的GDP只有2100億美元，美國每年的科研投入已達3600億美元，科技發展水平及速度必然高於香港；加上知識經濟底下，知識的複製容易，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可以迅速提升知識水平，其低廉的投資成本亦吸引不少企業。換言之，香港如果要在知識經濟的洪流底下繼續保持優勢，必須面對「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情況，我們必須靠力爭上游才能獲勝。

在剛才提及過的研討會上，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先生一席話的確發人深省：「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要求向個人問責，但香港社會越來越變得向政府問責；想獲得幸福，必須靠個人努力，要靠政府才能得到幸福，那不是真正的幸福。」政府的確有責任向最弱勢的社群提供福利，卻沒有責任為所有人的訴求「埋單」，「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香港要達致真正的幸福，必須靠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而不是共同埋怨。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嶇 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是由「五十後」到「八十後」都耳熟能詳的歌詞，上一代憑着「獅子山下精神」、用艱辛努力才能構築起紫荆花的光輝。太陽總是從東方升起，香港雖云「東方之珠」，卻未必受到太陽永遠的眷顧，要保持我們的璀璨光輝，關鍵就在於我們能否自食其力、創造奇蹟。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香港怎能不用「港殤」？

□日勤

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造成八死七傷慘劇，香港一份報章大字標題寫着：「港殤」兩個字。感覺有點怪怪地，於是查一查九方中文字典，得出如下的解釋：「與『國』字連用，為國犧牲；國殤。」

香港是一個地方，並不是一個國家，就算香港人在異國犧牲，都應該稱之為國殤，並不是「港殤」。

從這兩個看似簡單，其實並不簡單的「創意組合」見到，該報的意識形態，還是刻意與祖國劃清界線、保持距離，寧可視香港為一個「獨立個體」，也不願與祖國扯上關係。當中的用意何在？我們無從知曉，若是基於商業考慮或政治目的，便真正是國家的傷痛了，香港人要好好分辨清楚，了解一下「我是誰」。

香港已回歸祖國十三年，早已是國家的一部分，為什麼還要維持一種疏離的關係呢？香港人的傷痛，亦即是國家的傷痛，非國慘劇發生，國家領導人亦表現得處處關心，就正如祖國發生事故，香港人也願意出錢出力施以援手一樣。既然彼此血濃於水，情同手足，我們便不應與祖國劃清界線。我們是中國人，對國家多一份歸屬感，絕對是理所當然的。

修補關係從改變意識形態開始，需要大家付出努力才能得到滿意成果，若果內地香港雙方都願意放下有色眼鏡，減少無理敵視、減少無謂爭拗，彼此的解將會加深，在處理問題時將會更加有效率，國家將會更加富強。

謝廷駿港導遊之光

□梁江濤

據報道，在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中，香港導遊謝廷駿第一時間冒死打電話回香港向康泰旅行社匯報情況和求助。最後謝廷駿被槍手鎗在車門上當人盾，最終在槍手與警察交火中不幸中槍身亡。

謝廷駿，好樣的！他不愧為香港民衆熱捧的「勇敢哥」！31歲的謝廷駿自1999年開始為香港康泰旅行社工作，有10年帶團經驗，主要負責東南亞團。8月23日，當謝廷駿所帶的旅行團在馬尼拉遭到革職警署門多薩挾持時，機警的他第一時間冒死打電話回香港向康泰旅行社匯報情況和求助。後來人們從媒體轉播的畫面中看到，謝廷駿自始至終與被挾持的遊客們待在一起，最後不幸中槍身亡。香港民衆稱讚謝廷駿是「香港驕傲」，這一點也不誇張，他確實是香港民衆乃至國人引以自豪的英雄。有香港網民發起「一人一信行動」，號召大家向港府發出電郵，爭取追頒謝廷駿英勇勳章。筆者堅決響應，「勇敢哥」為他人而忘我，為職業而奉獻，為正義而犧牲，追授他英勇勳章，當之無愧！

宋代朱熹曾這樣詮釋一個人的「敬業」：「敬業」就是「專心致志以事其業」。這其中既有恭敬嚴肅的態度和一以貫之的做派，又有一心一意的熱忱和任勞任怨的務實，更有勇於負責、敢於犧牲的品質。謝廷駿有着十年導遊工作經歷，在遊客陷入極端危險境地的關鍵時刻，他非但沒有畏懼退縮，明哲保身，反而是鎮定自若，急中生智，將個人安置之度外。

他首先想到的是全體被挾持人質的安全，及時向旅行社報告情況，最後被作為人盾犧牲在綁匪的槍下，這是何等令人震撼的敬業精神，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英雄主義精神！在當下社會公德滑坡、人與人之間彼此冷漠、職業道德淪喪、見義勇為遭遇尷尬的現實背景之下，如此獻身精神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毋庸諱言，前不久香港導遊強迫旅客購物等不文明的商業行為受到投訴和曝光後，成為公眾話柄，引發香港業界一片聲討。香港旅遊業協會表示，歡迎遊客監督，歡迎消費者及時投訴業內違規事件，並承諾對每一個投訴都會嚴肅處理。

某些旅遊行業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甚至品質惡劣，欺詐宰客，使得遊客談「導」色變的現象不僅僅在香港，在境內外整個旅遊行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謝廷駿在用自己的義舉為導遊這一職業群體正名，表現差勁的導遊畢竟是少數人，絕大多數導遊的職業素養並沒有喪失。謝廷駿在用他的生命喚起導遊行業從業者社會良知與職業道德的覺醒與回歸，鞭策與激勵他們更多的承擔起社會責任，重構民衆對旅遊行業的信心。從這層意義上看，謝廷駿就是包括他所有同行在內國人的「道德導遊」與「正義導遊」。

謝廷駿，不僅是香港人民的驕傲，是導遊這個職業群體的驕傲，也是中國人民的驕傲！讓我們一起為他祈禱，謝廷駿同胞在天堂裡一路走好！

作者為內地居民

深巴小提示大幫忙

□丹尼士

礙於工作關係，和假人民幣、街頭騙案、搶劫罪等不利傳聞，已經沒有踏足內地超過五年。

早前趁着假期，鼓起最大的勇氣前往深圳探望年邁的姑姑，感覺深圳市並不如想像般壞，有些地方還值得香港人借鏡。

那天依照表弟的指示，過關後乘搭12號巴士到他們的住所，途中看見巴士內的設施齊備，香港有的如八達通卡般的收費系統、空調服務和流動廣告，他們一應俱存。

更難得的地方是在乘客指示方面，深巴比港巴還要優勝。如在巴士快要到站時，他們會用普通話和英語提示下站的名稱。在到站之後，他們再會重提一次：「巴士已到達某某站了。」這一種溫馨提示，港巴卻沒有。相對來說，港巴就像一支組織完善的球隊，球員在比賽中合作無間，偏偏欠缺「臨門一腳」，最終以點數落敗。

別小看這個服務，對於人生路不熟的外地遊客來說，卻是非常受用，雖然站與站之間的距離並不算太長，但若提着手牽行李，錯過落站便苦不堪言。小小的「額外」提示，給人的暖意卻是非常之大。

著名管理人馮源曾說：「優質服務就是做多一點點。」照本人所見，深巴比港巴優勝就是多了這一點點，身為開放先鋒的香港，又怎能落後於深圳？

希望港巴也能急起直追，與深巴「睇齊」，給予乘客更貼心的服務便好了。



化為力量

·黃牛·

積金買樓可取 須防火上加油

□卓文鋒



智經研究中心日前發表置業政策研究，針對家庭收入介乎1.7萬至3.9萬元的首次置業夾心階層，提出6項支援「上車」的政策建議，包括促

請當局增加土地供應及鼓勵「簡約建築」，同時建議推出「零首期」房屋及「半買半租」計劃，並容許申請人取用強積金支付首期及享有按揭優惠，以支援夾心階層首次購買樓價不高於300萬元的物業自住。

防樓市問題政治化

智經的建議有兩個可取地方，一是將重點放在協助夾心階層上車，而非遏抑樓市之上，盡量避免政府過份介入衝擊樓市穩定。二是建議僱員可將強積金用作支付首期，既可解決置業人士籌措首期的難題，也為強積金提供了多一種投資渠道。不過，當局資助市民置業，有可能令到本已熾熱的樓市火上加油，催生更大的泡沫。因此，當局必須加強對金融體系的風險管理，並推出更多「限價」「限呎」地皮，在保障金融體系穩定以及協助市民置業之上取得平衡。

現時樓市的最大問題在於供應不足，特別是中下價住宅單位嚴重供不應求，令到一、二手私人住宅的樓價，在過去18個月上升近40%，一手樓宇於今年上半年的平均造價達787萬元，二手樓宇的平均樓價亦達336萬元，但同期薪酬升幅卻只有1%至3%，意味着大部分市民單靠薪金增長已難以追及樓價，加上住宅租金又同步攀升，對於有居住需要的市民而言只有

望樓輕嘆，不少年輕人深感受業愈來愈渺茫，難免將怨氣轉移到發展商甚至政府之上，如果當局再不推出具體措施回應市民需求，樓市問題將演變成深層的政治危機。

勿影響市民退休生活

應對樓市飆升問題主要有兩個思路，一是打壓樓市，利用大幅增加供應、收緊按揭等方式將樓價打下來，不過成效難以預料。因為本港樓市問題的源自外在因素多於內在因素，低息周期持續、國際游資氾濫、內地炒家熱衷來港炒樓等，都非當局所能控制，而且當局落藥太重又恐會重蹈當年樓市崩潰的覆轍，打擊實體經濟，所以並非上策。

二是協助有需要有能力人士上車，主要是建議當局適量復建居屋、多建公屋等，目的並非是打壓樓市，而是助市民上車，對樓市衝擊亦較輕。這次智經的六項建議正是從協助市民上車着手，大方向正確，同時部分措施也相當具針對性，尤其是以強積金支付首期方面。

現時夾心階層置業時面對的一大難題，在於難以籌措首期。一個二百萬的單位，三成首期便要六十萬元，除非得到家庭的支援，否則一般夾心階層不易負擔。智經建議置業人士可以強積金支付首期，不僅解決了籌措首期的問題，而且沒有違反強積金的原意。事實上，強積金的作用就是為僱員未雨綢繆，達致財富增值目的，以應付退休生活。

將強積金用作置業，也是屬於長期投資行為，投資效益隨時基金更加理想，又可以滿足僱員的居住需求，是兩全其美的方案。新加坡容許公民可以用公

積金來付首期，以及用公積金來供樓。目前新加坡95%家庭是房屋業主，比率世界第一，正是受惠於有關政策，值得本港借鏡。不過，強積金始終關係僱員的退休生活，當局對於僱員使用強積金置業應有嚴格的限制，以免僱員將強積金用作投機之用，影響市民的退休生活。

加強金融風險管理

智經並建議重新推出資助市民置業計劃，合資格的申請人只須支付物業售價的一半，餘下一半由政府指定的中介機構持有，申請者可用較優惠的租金，租用餘下的5成物業，亦可在指定期內以原價回購物業。計劃的原意雖好，但在現時樓市持續升溫，泡沫風險不斷累積的情況下，資助市民置業，難免對樓市起到推波助瀾作用，而且置業人士可能自恃有政府支付一半樓價，置業時可能更趨進取，增大了置業風險。記得在金融風暴前，本港樓價一路高歌猛進，不少港人不惜顧自身的負擔能力，過度借貸以求盡早上車，結果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持續幾年，樓市出現崩潰式下挫，造成逾10萬名負資產業主或家庭，本港經濟更大受打擊。

殷鑒不遠，當局資助置業更要審慎。一方面金管局應加強金融體系的風險管理，做好置業人士的壓力測試，確保其收入足以應付樓市的變化，以免製造大量負資產衝擊經濟。另一方面，當局除了鼓勵發展商「簡約」建築外，更應增加更多「限價」「限呎」地皮，以較便宜的價格吸引發展商興建有限制性的單位，為置業人士提供足夠的平價單位，既可協助市民上車，也可減低置業風險。

切實處理民生大事

□朗天

自政改問題確定下來以後，民生問題更令人關注。數年來，市民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貧富懸殊越來越尖銳。事實上，香港數月以來，接連發生了天匯世紀鐘訂、八達通出賣客戶私隱、Amina襲警判等，都造成惡劣影響。

這種情況下，民調顯示，政改方案通過及最低工資成功立法，仍未令市民安心。

近日最新公布（2009年）的香港生活質素指數為102.19，按年下跌2.64，創七年新低，顯示港人在金融海嘯及甲型流感雙重打擊下，2009年整體生活質素急降，更遜2003年沙士時期。53%受訪的香港夾心階層深感已到了掙扎求存的地步，生活壓力巨大。此外，置業負擔能力比率指數更是八年新低，一個年收入二十四萬的四人家庭，即使不食不穿，亦要儲蓄八年才能買下一個四百呎的市區單位。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最新民意調查發現，最多受訪市民認為香港最急需處理的社會問題是貧富懸殊，有31.2%，其次為經濟發展的22.8%，以及大財團壟斷（22.1%）等等。

對民調及種種批評政府的意見，除了一些明顯的惡意攻擊，政府都應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民怨不可輕，香港無論管治及經濟問題，都急須有一個突破。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及當前的種種困難都須加強憂患意識和有一個明確方向。當然，良好願望難以改變殘酷的資本主義市場規律，政府的力量在這個鐵律面前往往顯得那麼虛弱無能。其實，多數港人並非反資本主義的競爭，他們不滿的是社會種種的不義不公。

近日年度施政報告正在作諮詢安排。實際上，民間的多種民調已充分反映了市民所需所盼，我們期盼，政府切實把握時機，想市民所想，先着重解決一些與民生最迫切的問題。譬如，地產壟斷及購屋問題，土地制度必須盡快進行改革，包括從增加土地供應着手、量化房屋需求、增加公屋建設和供應、幫助市民首次置業等。發展經濟，改善就業，助市民安居刻不容緩。